

# 近代吟游诗人鲍勃迪伦的诗歌艺术解读

黄超楠

(湖南女子学院 410004)

**摘要:** 作为近代吟游诗人的美国民谣教父鲍勃·迪伦是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他以“为诗人而歌”的方式进行创作,既传统又现代,既感性又理性,既吊诡又缜密,在诗歌文学和艺术上取得一系列突破,在美国歌谣创作中挖掘出崭新的诗意,具备了深刻的诗性力量和让全世界拜服的普世性。本文主要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融、民族传统与世界大潮的演变、浪漫思维与理性笔触的冲突、含蓄又奔放的诗歌隐喻等几个方面来对鲍勃迪伦的诗歌艺术进行解读研究,并对其文学艺术性进行反思,以期挖掘其深刻的歌词艺术力量,为今后鲍勃迪伦的诗歌艺术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 吟游诗人; 鲍勃迪伦; 诗歌; 艺术。

近几十年来,在浩浩荡荡的社会文化大潮冲击下,世界文化审美不断演变,诗歌的“第一缪斯”地位几经动摇,在此背景下,一位善于写诗的音乐家、歌手却横空出世。2016年,鲍勃迪伦凭借他的歌词,击败村上春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也可能是最后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音乐人。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从空洞的蜜语和粗劣的笑话中,他淘出了诗歌中的金子。

那么,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从文本创作中,又是如何看待鲍勃迪伦咏唱的“金子”呢?我想,答案在风中飘荡。

## 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融

大众文化同精英艺术之间的差别,其实是一种很模糊,很表面的差别。在世界音乐发展过程中,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属于精英艺术。而有些民歌则是脱胎于民歌,经过某些人的辛勤劳动,才逐步发展成现代民歌——一种大众艺术。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人们习惯简单分类的外表下,也存在着深层的联系<sup>[1-2]</sup>。

现如今,照应在文学创作中,面向个人内心的往往会被定义为“精英主义”,面向看上去更大写的现实则是“大众主义”<sup>[3]</sup>。鲍勃迪伦以极高的诗艺在平凡简单的生活轨迹中找到诗性,随着现代潮流之河的奔涌,不断打开自己创作的文学大门。年轻时,他遵循“文学家的青年传统”,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作,将作者审美放在第一位,不断在旧有精英建好的文化城墙上粉刷新的颜料<sup>[4]</sup>。

可以说其艺术之所以能在种种文化现象稍纵即逝的年代传唱不衰,却又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大众文化与精英艺术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任何成熟的艺术形式总是通过在公众之中产生(或流传),进而通过艺术家们的努力进而实现对艺术形式的高度自律(即精英化),当某种艺术被彻底精英化并与公众分离之后,便会派生出新的表现形式即公众化。而当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又将被精英化<sup>[5]</sup>。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艺术形式必须要不断地与大众进行交流;同时还必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是永恒的主题。创新则无止境,而且新艺术形式还需逐步从它的低级趣味内容和商业文化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纷繁复杂,多元包容,充满活力的集合体,其标准具有多元性,但只有一点没有改变,即对人生的真实写照,而这正是鲍勃·迪伦普遍倡导的<sup>[6]</sup>。

## 二、民族传统与世界大潮的演变

鲍勃·迪伦出生于英国剑桥一个富裕的家庭中<sup>[7]</sup>,自学生时代就热爱音乐,他写了许多好歌,代表作有:《我爱我自身》和《我爱我心爱的》等<sup>[8-9]</sup>。他获得过普利策音乐奖提名,金球奖<sup>[10]</sup>。他被许多人称为“黑人音乐之父”<sup>[11]</sup>。一九六一年他从故乡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到纽约著名的格林威治村时,就是希望能够跟随自己心中的圣地——英雄伍迪·格思里,并曾以一首《给伍迪的歌》来祭奠这位民歌传奇人物。

“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  
走在一条荒僻公路之上。  
我看见了你世界中的人与事,  
倾听乞丐、农夫、王子和国王。嘿,伍迪·格思里,我给你写了一首歌。

关于这来到的奇异的旧世界,  
它似乎病态又饥饿,疲惫又破烂,  
它看上去濒临绝境,又像刚刚出生。”<sup>[12]</sup>

由此词中可明显地看到,格思里对于迪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迪伦的创作既保留了现实主义音乐的特点又融入了浪漫主义因素。迪伦由此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比如1963年写的《飘荡在风里》就成了那时美国校园里人人竞相传唱、至今经久不衰的一首歌,也正是由于其民谣质朴的韵味,将个人发展和现实关怀(和平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唱出了无所适从、愤懑奋进的新时代。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  
才可以称之为好汉?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  
才能在沙滩上安息?  
炮弹还要呼啸几时,  
才能真正销声匿迹?  
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

这种把优美圆润的民谣风格与朴素但又深沉的社会思考结合来的结果,书写着时代的声音,打动着青年们的心灵。迪伦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有不少都与《圣经》有关。

20世纪,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民族问题突出,动乱频发,人民生活贫穷不堪,危机四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迪伦生长在恐怖气氛中,其诗歌充满了民族传统与世界大潮演变的元素。《大雨将至》是迪伦对反战意识进行具象化的音乐作品。在这首歌曲中,迪伦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古巴人民为抵抗美国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这首歌词是迪伦于1964年写就的,当时他正担任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后来该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受到广泛欢迎,广为传唱。歌词采用暗喻形式和犀利描述,镌刻着战争的惨烈和惊骇,文字所渲染出的无望令人震撼。

这几首诗行流淌在那个充满张力的美国社会的乐声里,迪伦沙哑了喉咙唱道:“你们以后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宝贝?雨还没有来就走了,我会进入很深很深很深的黑暗森林深处,森林里有许多人会空手而归,水里到处是毒药,家里紧挨着又脏又湿的监狱,刽子手永远躲在黑暗里,饿了就丑了,心就忘了,黑了就只有色彩,零了就只有数字这几首诗讲得很好,想得很深,想得很细,想得很细,想得很深,想把这几首诗说得很深很深,想得很深。”他在音乐

中灌注这股力量,把这股反抗战争、渴望和平的意念融进音乐里之诗行,将民族传统与世界大潮有机结合。

### 三、浪漫思维与理性笔触的冲突

歌词创作相比诗歌是戴着更大的镣铐跳舞,要考虑曲的相性与传唱度,受到的限制更多,创作的难度更大。但是迪伦的歌曲就如同一棵栉风沐雨、大浪淘沙的灌木,在西方浪漫与理性的思潮冲突中茁壮成长。

吟游诗人鲍勃·迪伦有许多诗歌富有浪漫主义特色。《漫游者》(Lone Pilgrim)是一部单纯宁静、略带淡淡哀愁、却又不失温馨舒缓的作品,描写了人们最后回归自然时的一种心态。《鼓手坦布尔曼先生》(Mr Tambourine Man)是一部希望突破迷离心态、追随鼓手、摆脱人世虚空、抒情性很强的作品。《黑暗中的玫瑰》(Daniel House)描绘了一个充满神秘感和恐怖色彩的世界,而这正是鲍勃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夜莺》(Rose)是一首抒情优美的诗作;它表达出诗人对爱情的渴望;向往。热爱生命。向往自由;追求理想!但《时光慢慢流逝》(Time Passes Slowly)是一部完美地反映鲍勃·迪伦浪漫诗情之作。

鲍勃·迪伦同样也是一位严肃理性的诗人。在作品中关注物质文明发展下的人们生存和精神状况,揭露和批判现代化进步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迪伦在其作品中借助音乐来表达他对生活、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反思。迪伦用他那充满激情的声音把这个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用这种特殊修辞手法使歌曲更加富有感染力。在迪伦看来,诗歌是最适合用来抒发感情的语言之一。“诗歌就是语言。”这句话道出了诗歌的真谛。这种特殊的修辞形式出现在《新约》和《旧约全书》中它的大意是凡人都有叛逆的本性,都有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在《答案在风里飘荡》里迪伦创新了《圣经》句式,他写道:“人要抬头看多少遍,才会看到天;人要多听几耳,才会听到人的哀哭”。正像《圣经》中一般给人以启迪一样,“答案飘在风中”正以其博大精深、丰富多采的意蕴,广泛地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游弋于西方文化河流中的迪伦,正在吸取着来自不同音乐,文学及艺术流派的启示,以一种空前的姿态组合着这些流派。不管这一组合是法国象征主义和芝加哥蓝调和英国民歌和垮掉派诗的混合,迪伦为一首歌曲能干什么打开了新路,他是20世纪初美国最伟大的黑人民歌歌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曲家和诗人。他不着调子的声音、含义深刻的歌词让它很快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精神上的象征。

### 四、含蓄又奔放的诗歌隐喻

从哲学角度来说,隐喻既反映了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习惯,又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从文学角度看,隐喻不仅能表现出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与感受,还能表达诗人特有的思想感情。诗歌中就是如此,隐喻无处不在。

原始诗歌里可见大量隐喻之使用,起初诗人视一切事物为有命实质之上帝,以己度物,让其亦有感受与情欲。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开始受到挑战,隐喻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段,它不仅用于文学艺术创作,而且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文学作品里,隐喻无处不在,在日常口语中更是如此。由此可知隐喻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对自然对象的叙述,同时也是对人本身的展示。

鲍勃·迪伦的歌词创作中常常使用隐喻这一修辞手法来抒发浓烈的感情、离奇的思想、富有感性色彩、赋予歌词诗意。《我的昨天》是鲍勃·迪伦(My back pages,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第一次收录于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这首歌结构规整。

共有六段歌词,每段都包含着隐晦的比喻。

“深红的火舌舔舐耳朵,

重重陷阱我侧身滚过。

燃烧的路上,被一条火蛇擒住,

唯用信念指引着我。

我们就要到达彼岸,我说。

眉宇间意气风发。哦,我那时这样苍老,

而今才风华正茂。

残留的偏见跳跃着向前,

撕碎所有仇恨,我大声呐喊,

我曾梦呓般坚定的说出人生非黑即

白的谎言。

火枪手们的罪行,

不知为何,曾是深植我心的浪漫。哦,我那时这样苍老,

而今才风华正茂。”<sup>[13]</sup>

歌词里反复地说着“哦,我那时这样苍老,而今才风华正茂。”。并不是说作者的年龄风华正茂或者老气横秋,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鲍勃·迪伦已经二十四岁了,所以我们能看到此处暗喻的使用。这是鲍勃·迪伦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首流行歌,也被称为“鲍勃·迪伦时代”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非常多,曲很多,从创作背景上看,迪伦是民谣界崛起的领军人物之一,但迪伦内心早已厌倦了这种意象。

迪伦用暗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抓住自己的火蛇来影射别人恣意给自己贴上的种种标签,而自己即将跨越的陷阱则影射自己将摆脱羁绊,不再给别人声音,只为能自由自在的唱歌。

### 五、结语

西方大众文化里,闪现出无数歌星——滚石、猫王、披头士,而当今世界文学最高奖项降至鲍勃·迪伦身上,绝非偶然,我们仔细读过,听过,才知道鲍勃·迪伦曾使我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词的深刻寓意应和音乐一样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歌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含义世界实际上也能格外深刻。他一生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作品,这些歌曲不仅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而且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介形式;其诗歌集通俗性与经典性于一身。与此同时,他的诗又以很有特点的语言,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和蕴藉丰厚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王桂平.鲍勃·迪伦的“诺奖争议”及其诗歌解读[J].2018(03):49-54.
  - [2]姚本标,才卓男.鲍勃·迪伦诗歌《暴雨将至》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河池学院学报,2020,40(01):1-7.
  - [3]肖祥.鲍勃·迪伦歌词的叙事艺术[J].华中学术,2021,13(03):179-187.
  - [4]崔崔崔.一位历久弥新的艺术家鲍勃·迪伦艺术大展[J].摄影之友,2020(09):18-19.
  - [5]陶锋,周璇.大众文化还是精英艺术:论鲍勃·迪伦作品的艺术性[J].当代文坛,2017(03):25-30.
  - [6]石瑶.“敲响天堂之门”—鲍勃·迪伦诗歌探究[D].2018,曲阜师范大学.
  - [7]王红坤.音乐与文学融合的魅力——鲍勃·迪伦音乐艺术的传播效果[J].知识文库,2017(02):39+44.
  - [8]李溶.论迪伦马特创作的悲喜剧风格[D].2012,南京大学.
  - [9]刘雪绒.跨界诗人鲍勃·迪伦[J].大观(论坛),2019(04):226-227.
  - [10]石厉.鲍勃·迪伦的吟唱,让人触摸到了诗歌的心跳[J].世界文学,2017(02):284-286.
  - [11]马婷.鲍勃·迪伦诗歌的艺术[D].2020,南昌大学.
  - [12]伍迪·格思里.荣光之路[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3]刘畅,刘金华.论鲍勃·迪伦诗歌中自然意象的审美风格[J].英语广场,2021(31):79-81.
- 作者简介:黄超楠,出生年月:1980,女,苗族,邵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